

西施麻糍

文/田何兴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大计,苎萝女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前往吴国侍奉吴王夫差。入宫后西施娘娘思乡成疾,茶饭不思,可急坏了宠爱她的夫差。为求西施欢心,吴王命人广进各种特色美食,但始终不见成效。

多日后,越国大夫范蠡闻讯,故意借朝拜吴国之机,带上了一些西施离乡前最爱吃的美食,通过相熟的宫人送入了西施娘娘的馆娃宫。西施品尝这些美食后,犹如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心情舒畅,心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在范蠡给西施所送的美食中,麻糍是首选。西施极爱麻糍,因为看到麻糍就如同看到了父母欢笑的脸,尤其是想到了与范蠡一起在青化山下的隐居生活,如同身临其境听到乡亲们“嘿哟嘿哟”舂麻糍的吆喝声,仿佛闻到了青化山下进化麻糍的香味……

西施爱吃麻糍,越地的百姓感恩西施的奉献,就更是喜爱麻糍了,进化老百姓就是其中之一。

进化人喜爱舂麻糍已经不知有多少年了,因为时间太久,人们就习以为常了。逢年过节,大家就用舂麻糍来表示喜庆。尤其是到了冬至,更是吃麻糍的好日子。进化人都知道,吃上了麻糍那就又长了一岁,而且人们还把麻糍当作礼物,相互馈赠以促进情谊。

进化麻糍一直沿用祖辈的原始手法,浸米,沥干,蒸煮,春打,切分。所有食材和工具都是纯天然,各道工序纯手工制作,用铁锅、水桶、槽瓦、石臼、木锤、蒸屉、竹匾、筛子等工具制作。进化麻糍主要以糯米为原材料,辅料有炒米粉、红糖、芝麻等。成品洁白如雪,柔软如绵,光滑细腻,不粘碗,不钉牙糊口,老小皆宜,食者无所禁忌,倍受人们欢迎。

舂麻糍是一项需要多人合作的手工活,能促进乡里乡亲和睦团结。舂麻糍也能增加节日的气氛,是一项小孩、大人、老人都喜爱的活动,能充分体现当地传统风俗。“隔壁麻糍当饭吃”,这是进化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意思是村民在舂麻糍,邻居的几户人家不想做饭了,等待着麻糍当饭吃。

麻糍不仅是进化的传统美食,也是进化的传统文化。如今,进化麻糍制作技艺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有西施爱吃进化麻糍的民间故事流传,既富有奇趣,更加凸显出它内在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魏骥墓何时不再“清冷”

文/孙娟



魏骥雕像

靖”,还诏赐入德惠祠,与杨时一同祭祀。乡民为纪念他的功德,在湘湖跨湖桥东南岸的湖山村徐家山坞修筑有雕像护卫的墓葬。

魏骥墓及墓道石刻现位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元森泊度假酒店内,建于明成化年间,墓和墓道是朝廷拨款按明朝二品官员的墓葬规制标准修建的,系土石坟茔。

墓坐东朝西,墓包呈半椭圆形,1998年、2001年墓曾先后遭盗挖,墓包部分被破坏。墓包前置一祭坛深4米。墓碑及祭台已毁。墓道口原有四柱三门、石狮护卫的石牌坊,1966年被毁。墓道保存较好,墓道自西向东两旁立有石马一对、石跪羊一对、石蹲虎一对、手握朝笏的翁仲两尊,风格朴实,雕刻精美。魏骥墓及墓道石刻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及艺术价值。1999年,魏骥墓被列为萧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4月重新公布列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魏骥墓的现状与西湖边的名人墓截然不同。

魏骥墓的墓道两边被茂密的树木覆盖,尽管是白天,墓道上行走也光线阴暗,蚊虫、蜘蛛网等时不时干扰行人的脚步,如果在阴暗的天色来访,会显得格外的阴森诡异。

墓道的尽头是被植物树林覆盖的小山坡样。沿着墓道两侧直至山脚下的墓室,可以看见排水沟依然存留。墓道出口处北侧五六米处紧挨着酒店的会议中心,出口处对面约三十米处是酒店的大堂。

目前,魏骥墓不仅遭受风雨侵蚀、自然腐蚀,还面临着盗墓、建设用地侵占等问题,更谈不上观赏性和旅游价值了。

与魏骥墓最有对比性的是西湖边的于谦墓。魏骥和于谦出生于同一时代,官职和贡献都各有千秋,两人在朝为官时还有许多交集,也都是爱国爱民的清官。

而今,于谦墓坐落在于三台山下,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坐西朝东,面对西湖。墓为石结构,呈马蹄形。1966年于谦墓被毁,1982年重建后将原七座坟茔改为一座,墓高2米,青砖环砌,重刻墓碑,上书“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设祭桌、香炉。1998年,为纪念于谦诞生600周年,在墓道两侧配置石人、石马、石虎、石羊、石犬各一对,墓道前建石牌坊一座。墓道两侧分置周围以自然林为屏障,夹道翠柏林立,气势雄伟,保存良好。

于谦墓边上还建有于谦祠,是杭州市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过几年的规划与建设,现已形成了包括于谦祠、于谦墓、墓道、牌坊等文物建筑与自然山林、绿地相结合的于谦祠景区,面积扩大到了31000平方米。景区还修建了于谦雕塑广场、忠泉池、于谦诗碑廊,把配殿恢复为祈梦殿,随着西湖西进工程的进展,于谦祠景区成为了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2006年,于谦墓作为明至清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从于谦墓的重建、保护与开发,我们似乎更能感受到魏骥墓的“清冷”。

其实,湘湖边除了有魏骥墓,还有湖山广场名人雕塑群中的魏骥雕塑,湖山广场西侧纪念魏骥的尚书桥,位于湘湖湖东湘堤上的“忆杨思魏”亭等。这几处魏骥所留下的胜迹较为分散,有待形成完整的魏骥墓风景区。

名人墓地总是能吸引大批的群众前去纪念和凭吊,使人伤感于昔日的兴衰往事,还能使人们从中吸取教益,陶冶性情,抒发情怀。譬如托尔斯泰的墓,每年有六百万人去参观。走近名人墓地,寻找尘封的历史遗存,品味墓碑下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这就是墓地的历史文化意义。

魏骥是萧山特有的文化名片,是湘湖景区不可多得的历史名人旅游资源。在国家着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借魏骥墓的保护与开发,让更多的人了解湘湖的文化内涵,在“西湘记”新序幕揭开之后,全面提升湘湖的品质和能级,全力推动湘湖像西湖那样成为世界名湖。

老汪说宋瓷

金志伟捡瓷片捡出的“传奇”

文/图 汪少一

与金志伟老师的初次见面,我是敷衍或者说是怠慢的。

有次在杭州二百大瓷片早市上,我跟卖瓷片的老刘讨价还价,我还价低得离谱,老刘很生气。他说,人家金老师买瓷片也不像你这个样子。这是我在早市上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金老师。

后来,在早市上时不时听到有人提起金老师。感觉到金老师口碑挺好的,就像传奇一样的存在。我心里一直好奇,金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机会来了。又一个早市,我钱花光了,瓷片也买足了,心满意足地坐在小翁的摊位旁边,看他生意不忙时,就跟他聊几句。我问小翁,人们常说的金老师,究竟是哪一个啊?



南宋官窑底足,早年杭州瓷厂工地所出

小翁说,你俩不是认识的吗?我说,不认识啊。小翁说,记得有回看到你拎一袋子瓷片,金老师跟你坐在石板上说话呀。我问,是不是一个胖胖的老头,中等个子?他说,就是他。

我记起来了。那次,这位老人问我,好几次看你买这么多瓷片,你是搞研究,还是做什么用啊?我随口说了句,只是玩玩的。说真的,我以为他是一位来市场哄哄热闹的退休老人,就没有接着他的话题多聊。

我问小翁,没看出金老师有什么特别啊?小翁说,他可是杭州捡瓷片的元老级人物,以后你听他的故事听多了,会吓你一跳。他向南宋官窑博物馆捐赠的官窑残器就有三十多件。

听小翁这么一说,我已吓了一大跳。在早市上,偶尔遇到一块饼干大小的南宋官窑片,就让我犹豫半天,深感窘迫。据说,一件南宋官窑残器就是六七位数的大价格。三十多件官窑残器,怎么舍得捐出,家里会同意吗?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纠缠了好长时间,始终想不明白。好期待能够早点再碰上金老师。可是,以后的好多个早市,一直没有遇到他。

大致是在密渡桥工地接连出好瓷片的那段时期,我每次赶早市带的钱往往不到半小时就用光了。本该背着瓷片往家赶,可心有不甘,就坐在那块石板上看着别人买买买。

这回,又在这里与金老师不期而遇。我用衣袖把石板上的浮尘扇了扇,金老师欣然坐了下来,声音洪亮地鼓励我一句:我看你做事能坚持,

迟早会弄出名堂的。

我连忙道谢,并请他讲讲早些年捡瓷片的往事。

金老师说,他是一名老公安,文化程度不高,起初喜欢玩铜钱。20世纪80年代,中河改造,中河路开始兴建。他们单位在上仓桥,就在中河边上,常常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拾荒。每天中午休息时,他也到工地上转转,有时捡到些铜钱,更多的是瓷片。

一开始,对瓷片的窑口分不清,只知道大多是宋代的老瓷片,看起来好漂亮。日久月久,捡瓷片的人多了一些,大家会你一句我一句说说自己的看法。慢慢地,中河工地常出的越窑、龙泉窑、定窑、吉州窑、建窑、湖田窑、南宋官窑等窑口的瓷片都能分得清楚。

此后,捡瓷片、整理瓷片、研究瓷片几乎成了他业余生活的全部。缘于杭州古瓷片,他结识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师友,甚至是考古、古陶瓷界的泰斗。他与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李辉柄先生,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李家治先生,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等,都是因瓷片而相识。

这些业界泰斗说,宋瓷之美堪称中国陶瓷的顶峰,杭州占有独特的资源,他们鼓励金志伟,不要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低,可以把捡瓷片、研究瓷片的所思所得如实写出来,这些都是来自第一线的好资料。

后来,金志伟所写的《“御厨”字款越瓷再探》一文,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了。此后,他

越写越上瘾,先后带上四篇论文参加了四次全国或世界古陶瓷领域的学术研讨大会。

我说金老师,把三十多件南宋官窑残器捐给南宋官窑博物馆,那该下多大的决心啊!他说,下次我们到家里了再好好聊聊这件事。

半个月后,我如约来到金老师家。他家的市中心的一个老小区,他和妻子赵素珍住在单位分的7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里。每个房间里都摆满了整理有序的瓷片标本、图书资料和古陶瓷残器。

感觉师母对古陶瓷也挺在行。谈及捐赠一事,师母的话更多一些。她说,那些南宋官窑修复器,放在我们这间寒舍也受委屈。我和老金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吃穿用不了多少钱,晚辈们生活过得也好。那些宝贝都是老金一片一片地捡起来的,看得跟儿女一样亲。老金想把那些官窑器物捐给南宋官窑博物馆,我理解他,支持他。2007年,当我们得知南宋官窑博物馆二期工程完工需要充实馆藏时,就把那38件南宋官窑残器,连同一些比较珍贵的瓷片标本,一起捐给了南宋官窑博物馆。

与金老师和师母有过这次长谈后,我每年都会到南宋官窑博物馆去个两三次,每次都会留意看看金老师捐赠的那些宝贝。

前些时,我从华雨农先生的视频上获悉,金志伟老师在国庆节期间,走完了他人生的九十年岁月。我先是一怔,心情很快趋于平静。上周末,我再次跑到南宋官窑博物馆,放慢脚步,细细看了金老师捐赠的那些宝贝。

作者系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